南部新書/癸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南部新書

◀上一卷

癸卷

全書終

彭蟾，宜春人也，著《鳳池本草》、《廟堂丞鏡》一百二十卷，廣明亂後遺墜。

高駢在淮南，有贊歌者，末章云：「五色真龍上漢時，願把霓旌引煙策。」公說，乃辟為從事。及公遇害，有識者多嗤其言過也。

貞元末，許孟容為給事中，權文公任春官，時稱」權許「。進士可不，二公未嘗不相聞。

《襄沔記》云：「盧有疏水，註於沔，此水中有物，如三四歲小兒，膝頭如虎掌爪，常沒水中，出膝頭示人，小兒不知，欲弄之，輒便啖人。或有生得者，摘其鼻，可小小使之，名曰『水虎』也。」

濮州刺史曹朔，於汴水岸掘得鄂公馬鞭，表進之，不朽。

皮日休歷太常博士，後從巢寇遇禍。子光業為吳越丞相。子文璨任元帥判官，入京為太僕少卿卒。子子猷，猷字仲卿，祥符八年御前進士。

滑州有僧景陽碣，在開元寺。其僧不知何許人，刺史令狐公以僧有戒行，以紅米飯魚膾

施之令僧餐，其膾盡化為乳頭香。食訖，遣人隨之，吐於河內，化為活魚，踴躍跳出。後遷化，大中十二年二月刺史李福置。

李綰咸通中作越察，於甲仗庫創樓，名曰「武威」。刻石立文，自序樓文銘云：「名樓以武威，兼義也。余之望又出武威。」

荊南舊有五花館，待賓之上地也。故蔣肱上《成汭》詩云：「不是上臺名姓字，五花賓館敢從容。」

大中九月十七日敕，《徐泗節度使康季榮奏據濠州刺史劉彥謀狀》：「定遠縣百姓周裕，女小兒，年九歲，今年七月六日，為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，瘡長一寸四分，收得血半斤，父和羹吃。後二十九日，載割股上已落肉與父吃。其周裕至閏七月十二日身死，至二十五日埋葬訖。其女小兒於墓側不歸，縣司與立草庵一所。伏以寄分廉察，地列山河，獲當盛明，親逢大孝。伏請宣付史館，並賜旌表門閭。」奉敕：「周小兒方至髫年，允茲誌行，俾之旌表，用激時風。宜依所奏，仍委本道量事優恤。」

杜悰、鄭顥、於悰，皆是二月一日生，悉尚主。

斛律金不解書，有人教押名云：「但如立屋，四面平正即得。」安祿山押字，以手指三撮而成。

蜀葵點作火把，猛雨中不滅。蠟燭過頭把，猛風中不滅。

建中元年，貶御史中丞元全柔，二年，貶中丞楊瑱，皆四月晦日。憲皇擒劉辟、李錡、吳元濟，行刑皆十一月朔日。

韋路作相，貶不附己者十司戶：崔沆循州，李瀆繡州，蕭遘播州，高湘高州，崔彥融恩州，韋顏虔州，張瀆勤州，杜裔休端州，鄭彥持義州，李藻費州。唯恩州不回。

韋執誼敗，八司馬：韋執誼崖州，韓泰虔州，陳諫臺州，柳宗元柳州，劉禹錫播州，韓曄饒州，淩準連州，程異郴州。

鄭珣瑜為河南尹，送迎中使皆有常處。人吏窺之，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。

韋保衡、路巖作相，勢動天地。附其勢者，有「牛頭」、「阿旁」、「夜叉」、「捷疾」之號。二相敗，以累譴者數十人。

長安大內有口味庫。乾符六年回祿為災，自後不置也。

唐末浙西鶴林寺三檜院、五花亭，勝概也。

大和中入閣，閣內都官班中有擡眼竊窺上者，覺之。班退，語宰相曰：「適省郎班內第幾人，忽擡眼抹朕，何也？」時裴晉公對曰：「省郎庶僚極卑微，不合擡眼抹陛下。」上曰：「如何？」晉公曰：「即與打下著。」上曰：「此小事，不用打下。」

江西客司韓註多不禮客，有為進士唐珪謁蘇使君，閽人不通刺，因上詩曰：「江西昔日推韓註，袁水今朝數趙祥。縱使文翁能待客，終栽桃李不成行。」

裴相休留心釋氏，精於禪律。《禪律師圭峰密》、《禪得達磨頓門》、《密師註法界觀》、《禪詮》，皆相國撰序。常披毳衲，持缽乞食於妓院。自言曰：「不為俗情所染，可以說法為人。」每發願曰：「乞世世為王，來護佛法。」後于闐國王生一子，手文間有「裴」字，聞於中朝。

開元宮掖競食黃魚，故打河陽作池養之，故謂之黃魚池。

盧氏說：「有官人衣緋，於中書門祗候見宰相求官。人問前任，答曰：『某屬教坊，作西方師子腳來三十年。』」

貞元十三年，深州奏博野縣女子姓李氏，號妙法，年六十六，廬墓經三十七年。初李少年遇安祿山逆亂，被虜劫他鄉。聞父亡，欲奔喪。又以有一子，不忍分離，遂割一乳，留別孩子而奔喪。既而號慟擗踴，遂燒一指，以啟告先靈。又以不見靈柩，誌欲廬墓。兄弟不許，遂以刀刺心見其志。竟開埏道，見棺槨塵土，以舌舐之，又以發拭棺上塵埃。自是廬舍墓側，往往有異鳥翔集。其墳上先無樹木，李氏手自栽植雜樹一千根，並高數尺。初廬墓數年，又遇母疾，漸至危亟。李氏每見母飲即飲，母食即食，或嘔涎唾，並皆嘗之。無幾亡，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為記，其至性如此。其年，又盧州巢縣百姓張進昭，母先患，刺左手落，經一十三年乃亡。殯後，進昭自截左腕，廬於墓側。

十宅諸王多解音聲，倡優百戲皆有之，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，禁中呼為「樂音郎君」。

歸少師崇敬宅子弟極多，大都不喜肥者。或有之，則庭立之，送歸藍田，供筍蕨，體減方還。多時則你監泣告，俾歸浣濯。

宣皇於內中置杖，內官有過，多杖之延英。宰臣諫之，上曰：「此朕家臣，杖之何妨？如卿等奴仆有過，不可不決。」

大中酷好科名，常於內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。

內官近多知書，自文、宣二帝。

李朱崖武皇朝為相，勢傾朝野。及得罪譴斥，人為作詩云：「蒿棘深春衛國門，九年於此盜乾坤。兩行密疏傾天下，一夜陰謀達至尊。肉視具僚忘匕箸，氣吞同列削寒溫。當時誰是承恩者，肯有餘波達鬼村。」又一首云：「氣勢淩雲威觸天，權傾諸夏力排山。三年驥尾有人附，一日龍髯無路攀。畫閣不開梁燕去，朱門罷掃乳鴉還。千巖萬壑應惆悵，流水斜陽出武關。」此溫飛卿詩也。

歸登書《經山碑》，是崔元翰文，唯稱此「龜」字。

高祖朝嚴甘羅，武功人，行劫為吏所拘。上謂曰：「汝何為作賊？」甘羅對曰：「饑寒交切，所以為盜。」上曰：「吾為汝君，使汝窮乏，吾之罪也。」赦之。

鄭仁表，洎之次子，仁規之弟。恃才傲物，士人薄之。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，嘗曰：「天瑞有五色雲，人瑞有鄭仁表。」

僖皇即位，蕭仿、崔彥昭秉政，素惡劉鄴，乃罷鄴知政事，出為淮南節度使。是日鄴押班宣麻，通事引鄴內殿謝，不及笏記。鄴自撰十餘句，語曰：「霖雨無功，深愧代天之用；煙霄失路，未知歸骨之期。」帝為之惻然。鄴，三復之子，贊皇門人也。

寧王薨，冊讓皇帝，凡壙內置千味食。監護使裴耀卿奏曰：「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，每色瓶盛，安於藏內，皆是非時瓜果，及馬牛驢犢獐鹿肉，並諸藥酒三十餘色，儀

註禮儀並無所憑。」遂減省之。

張循憲為侍御史，長安中為河東采訪使。薦蒲州人張嘉貞材堪憲官，請以己官秩授之。則天召見，垂簾與之語。嘉貞奏曰：「以臣草萊，得入謁九重，是千載一遇也。咫尺之間，如隔雲霧，竟不睹日月；恐君臣之道，有所未盡。」則天遽令卷簾，與語大悅，擢拜監察御史。

郭太后貴極終八朝：代之外孫，德之外生，順之親婦，憲之皇后，穆之母，敬、文、武三帝祖母。

建中中，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，首戴二十八人而走。

大歷年中，河南尹相裏造剝洛陽尉苗登，有尾長二尺餘。

賈耽為滑州節度使。酸棗縣有一下俚婦，事姑不敬。姑年甚老無目，晨飧，婦以餅裹犬糞授姑，姑食覺異，留之。其子出還，姑問其子：「此何？向者婦與吾食。」其子仰天大哭。有頃雷震發，若有人截婦人首，以犬首續之。耽令牽行於境內，以戒不孝者。時人謂之「犬頭婦」。

李祐為淮西將，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。裴令公破元濟入城，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。祐婦姜氏懷妊五月，為亂卒所劫，以刀劃其腹，姜氏氣絕踣地。祐歸見之，腹開尺餘，因脫衣襦裹歸。一夕復蘇，傅以神藥，滿十月生一男。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，字曰行循。年三十餘，為南海節度，罷歸，卒於道。

河東裴章者，其父胄嘗鎮荊州。門僧曇照道行甚高，能知休咎。章幼時為照所重，言其官班位望，過於其父。章弱冠，父為娶妻李氏女。及四十餘，章從職太原，棄妻於洛中，過門不入，別有所牽。李氏自感其薄，常褐衣髽髻，讀佛書蔬食。又十年，嚴綬尚書自荊州移鎮太原，曇照隨之。章因見照敘舊，久之謂曰：「貧道五十年前，言郎君必貴，今則皆不，何也？」章自以薄妻之事啟之，照曰：「夫人生魂訴於上帝，以非命處君。」後旬日，為其下以刃劃腹於浴器中，五臟墮，傷風遂死。

王絲為相，為妾造寶應寺，宏麗無比，為識者所嗤。

鄭覃歷官三十餘任，未嘗出都門，便登相位，以至於終。

貞元初，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，遭黜落。瓊甚惋憤，乃賫百金，詣茅山道士葉虛中，求奏章以問吉凶。虛中年九十餘，強為奏之。其章隨香煙上天，縹緲不見，食頃復墮地，有朱書批其末云：「受金百兩，折祿三年；枉殺二人，死後處分。」後一歲，無疾而卒。

太宗文皇帝，虬須上可掛一弓。

唐李佐，山東名族，年少時因安史亂失其父，後擢第有令名，為京兆少尹。陰求其父，有識告佐往迎於殯葬徒中。歸而跪食，如是累月。一旦召佐曰：「汝孝行純世。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，昨從汝歸，未與流輩訣絕。汝可具大豬五頭、白醪數斛、蒜齏數甕、薄餅十盤，開設中堂，吾與群黨一醉申訣，無恨矣。」佐承教，數日乃具。父出召客，俄而市善薤歌者百人至，初則列堂中，久乃雜謳，及暮皆醉。眾扶佐父登榻，而「薤露」一聲，凡百皆和。俄相扶坌出，不知所往。行路觀者億萬。明日，佐棄家入山，數日而卒。

唐韓幹善畫馬，閑居之際，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。幹問曰：「何得及此？」對曰：「我鬼使也，聞君善圖良馬，願賜一匹。」立畫焚之。數日出，有人揖而謝：「蒙惠駿足，免為山川跋涉之苦，亦有以酬效。」明日，有人送素縑百匹，不知其來，幹取用之。

河間王孝恭，才知識略特出於眾。初受詔征輔公祏，座上有水一器倏然變成血，滿坐驚畏，左右不測。孝恭曰：「自無負神明，此變應是公祏受首之兆。」座客始安。至淮南，乃梟公祏以獻。時人服其先見。

明皇禦勤政樓，下設百戲，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。肅宗諫曰：「歷觀今古，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。」玄宗曰：「渠有奇相，我有以禳之故耳。」又嘗與之夜宴，祿山醉臥，化為一豬而龍頭，左右遽告。帝曰：「渠豬龍，不能為也。」終不殺之，卒亂中原。

元德秀貧時，其兄早亡，有遺孤期月，其嫂又喪，無乳哺之。德秀晝夜哀號，抱其子即以己乳含之，涉旬而有汁，遂長大。德秀官魯山令，有清政，化惠於一邑，闔境歌之。

盧群居鄭之圃田，讀書業成，東遊淮海，求索得千緡，西之長安。聞桑道茂善相術，車馬闐門，群傾囊奉之。桑生曰：「吾常以善惡鑒於時，士所惠者涓埃而已。今貺余蓋以

多，其旨何哉？」群答曰：「少為業已就，西來求官，以天下之人信先生之口，將求一言，得乎？」桑生曰：「有何不可？」群曰：「乞自三事以下造問公者，唯言近有一盧群自東來，十年持世間重柄，貴不可及，即是願分。」於是桑生昌言於時賢。不旬辰之內，凡京國重位名士皆造群門，同力申薦。代宗聞其名召見，一拜拾遺，累官至鄭滑節度使。

大宗謂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絕：一曰博聞，二曰德行，三曰書翰，四曰辭藻，五曰忠直。圖形淩煙閣，年八十一終。

清泰朝李專美除北院，甚有舟楫之嘆。時韓昭裔已登庸，因賜之詩曰：「昭裔登庸汝未登，鳳池雞樹冷如冰。如何且作宣徽使，免被人呼粥飯僧。」

長興四年，李遇奏尹拙自著作佐郎除左拾遺直史館。諫官直館，自拙始也。邇後畿赤尉稍不登矣。

王居敏為秦王六軍判官，素不協意。及從策擁兵之際，與高輦並轡，指日影曰：「明日如今，已誅王詹事矣。」

史洪肇嘗與大臣飲於竇貞固之第，以夙憤激蘇逢吉，舉爵曰：「安朝廷、定禍亂，直須長槍大劍。至如毛錐子，安足用焉？」三司使王章曰：「雖有長槍大劍，若無毛錐子，贍軍財賦，自何而集？」肇默然而散，自此蘇、史有隙。

陽邠起於小吏，及為相，嘗言曰：「為國家者，但得帑藏豐盈，甲兵強盛；至於文章禮樂，並是虛事，何足介意？」自此後始不在清議。

王師範非名族，世承姑息。及其死也而無辭，輒有長幼之序。三川之士多焉。

漢隱帝賜諸伶錦袍玉帶，史肇奪之還官曰：「健兒戍邊，寒暑未有優恤，爾輩不當也！」其凶戾也如此，然至理得中。

武皇嘉明皇之功，以其屬五百騎號曰「橫沖」，都侍於帳下。故兩河間目為「李橫沖」。

於鄴除工部郎中，時尚書盧文紀諱業甚不平，陶鑄欲請換曹；其夕鄴雉經。盧尚書貶石

州司馬，於、盧之器固小也，然過在執政。

趙光逢為司徒致仕，光裔入相有日。省問其兄，語及政事。他日光逢署其戶曰：「請不言中書事。」其端靜也如此。

葛從周有殊功，鎮青社，人語曰：「山東一條葛，無事莫撩撥。」

楊尚書昭儉退居華下，自題家園以見誌曰：「池蓮憔悴無顏色，園竹低垂減翠陰。園竹池蓮莫惆悵，相看恰似主人心。」

近有鐘離令王仁岫善工算，因集八卦五曹算法云：用十二文牌子布位，先須正坐其身，以坐位便居北方也。每牌子拘一位，每位從一至十起，坎為初巡指八方，以方為首。八卦既畢，卻取其陰，橫九豎十，積為前位，常以九九正文，顛倒呼命，瞻前顧後，逐位取了。須是明其九九正文，進退精熟，方可入於諸法，次第加減。一位因望折倍減，五門不雜於五曹，五曹秤尺地倉金，五數悉通於一位。或遇前後隔位，即以辰次而空之。或遇除減並繁，別以閏牌而貼之。總而存亡除留，自然明其向背。既轉移而得理，則絲忽而無差。但用諸法徑門，取其簡要，若類鼓珠之法，且凝滯於乘除。比法乃至開方、立方，求一立一，皆可通其體例耳。」

法眼姓魯，雪峰姓曾。或問雪峰師何姓也？答曰：「魯人不系腰。」卻問法眼師何姓也？答曰：「雪峰系腰帶。」

盧文進，幽州人也，至江南，李氏封范陽王。嘗云：「陷契丹中，屢入絕塞，正晝方獵，忽天色晦黑，眾星燦然。問蕃人，云：『所謂笪卻日也。以此為常。』頃之乃明，方午也。」又云：「嘗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，大如柱，長可七尺。」

後唐太祖嘗隨火征龐勛，臨陣出沒如神，號為「火龍子」。

王審知起事，其兄潮倡首。及審知據閩中，為潮立廟。廟水西，故俗謂之「水西大王」。

梁祖初革唐命，宴於內殿，悉會戚屬。又命葉子戲，廣王忽不擲，目梁祖曰：「朱三，你愛他許大官職，久遠家族得安穩否？」於是擲戲具於階，抵其盆而碎之。

劉坦狀元及第，為維揚李重進書記。好酒，李常令酒庫：「但書記有客，無多少供之。」尋為掌庫吏頗吝之，須索甚艱，因大書一絕於廳之屏上云：「金殿試回新折桂，將軍留辟向江城。思量一醉猶難得，辜負揚州管記名。」未幾重進望日復謁於坦，讀之忽悟，曰：「小吏吝酒於書記也。」立命斬之。坦不懌，凡數月，悔而成疾。

正衙宣樞密使制自周祖始，漢隱帝嗣位之初故也。

有米都知者，伶人也。善騷雅，有道之士。故西樞王公樸嘗愛其警策云：「小旗村店酒，微雨野塘花。」梁補闕亦贈其詩云：「供奉三朝四十年，聖時流落發衰殘。貪將樂府歌明代，不把清吟換好官。」近有商訓者善吹笙，亦籍教坊，為都知。能別五音，知吉凶。復得畫之三昧，山水不下關、李。

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偽號，一旦大設，為伶官作戲辭云：「只聞有泗州和尚，不見有五縣天子。」

馬全節為鄴都留守，以元城是桑梓之邑，具白襴詣縣庭謁拜。縣令沈邁避之，節曰：「父母之鄉，自合致恭，勿讓也。」州裏榮之。

孫光憲從事江陵日，寄住蕃客穆思密，嘗遺水仙花數本，植之水器中，經年不萎。

後唐莊宗年十一，從晉王討王行瑜。初令人覲獻捷，昭宗一見駭異之，曰：「此子有奇表。」乃撫背曰：「兒將來國之梁棟，勿忘忠孝於吾家。」乃賜瀲鵜酒卮、翡翠盤。十三讀《春秋》，略知大義。騎射絕倫，其心豁如，采錄善言，聽納容物，殆劉聰之比也。又昭宗曰：「此子可亞其父。」時人號曰「李亞子」。

楊惲內侍字道濟，僖皇末權樞密，出為浙西監軍。朱梁篡後，竄身投武肅，居越中。長八尺，有黃白法，善壬課，事饌至精，四季皆榜廚。手寫九經、三史、百家，用蒲薄紙，字如蠅頭。年九十餘卒。

四明人胡抱章作《擬白氏諷諫》五十首，亦行於東南，然其辭甚平。後孟蜀末楊士達亦撰五十篇，頗諷時事。士達子舉正，端拱二年進士，終職方員外郎。

長興元年二月，郊祀赦。內外群臣職帶平章事，兼侍中，中書令，與改裏鄉名號。

偽蜀韓昭仕王氏為禮部尚書，麗文殿大學士。粗有文章，至於琴、棋、書、算、射法，悉皆涉獵，以此承恩於後主。朝士李臺瑕曰：「韓八座事藝，如拆襪線，無一條長。」時人韙之。

朱耶赤心者，或云：「其先塞上人，多以騎獵為業。胡人三十輩，於大山中見飛鳥甚眾，鵠於一谷中。眾胡就之，見一小兒，約才二歲已來，眾鳥銜果實而飼之。眾胡異之，遂收而眾遞養之。成長求姓，眾云：『諸人共育得大，遂以諸耶為姓。』」言朱耶者，訛也。

天成中，帝謂侍臣曰：「自古鐵券，其事如何？」趙鳳對曰：「此則帝王誓文，賜其子子孫孫，長享爵祿。」帝曰：「先朝所賜，惟三人耳。崇韜、繼麟尋皆族滅，朕之危疑，事慮朝夕。」嗟嘆久之。趙鳳曰：「帝王所執，故知不必銘金鏤石。」帝曰：「敢不深誡！」

忠懿王在錢塘，顯德中有民沈超者負罪逃匿。禁其母，凡百日不出；及追妻鞫之，當日來。首判之曰：「母禁十旬，屢追不到；妻縶半日，不召自來。倚門之義稍輕，結髮之情太重，領於市心，軍令處分。」又大貂曹公鎮青海，有盜魁累犯當死，皆會赦。至公在任又犯，有司以赦文舉之。公判曰：「三遇赦文，天子之恩合免；屢為民患，將軍之令必行。」乃從極典。

陶谷小名鐵牛。李濤嘗有書與之曰：「每至河源，即思令德。」唐彥謙之孫也，以石晉諱改姓焉。